

## 我看中国画

编者按：5月27日赵奇老师谈了绘画与写生的关系，以及AI给创作带来的影响，本期我们邀请中国美协顾问、中国美协原主席林墉老师谈他的笔墨观。林墉为岭南画学的代表人物，他以内心真情将中国传统笔墨与现代写实造型色彩高度结合，营造出全新的“南方美感”。

# 画家者谈笔墨

■ 林墉

笔墨本是实践的事，甚至谈笔墨，也只是谈而已。

长久以来的说笔墨，说多了，说到如今，笔墨两字，实在已变成“中国画”的代名词。说有笔墨了，是长进。说无笔墨了，是未入门。说笔墨不好，是遗憾。说笔墨真好，是钦佩！笔墨二字，何其举足轻重！

大凡我们总爱把借鉴当今的，说是抄袭，而把借鉴远昔的说是继承，这样可真真合了画画者的爱古癖，毕竟继承二字多含孝顺有为的意味，是十分合常情已意的。因而有才气的画者，有不少为获得继承权，艰难操练运作，争的是，成为继承的大手笔。这路数，实在是宽畅！多少画画者走了过来，且还在走，仍在走。

笔墨可否自创模式？当然可以，且是应该！但，关键在于这种自创有没有优势，是否有覆盖力。大凡大师笔墨，因其优势而学者众多，是即覆盖也！

大处讲笔墨，是讲境界，讲品格。

小处讲笔墨，是讲技巧，讲法度。

泛泛讲笔墨，是讲变化，讲特式。

笔墨之难，难在度的控制。

笔墨之妙，妙在情的蕴发。

笔墨忌妄，无形的谨严，则妄！

笔墨忌板，无意的挥发，则板！

笔墨可玩，但要真率。

笔墨是载体，驾驭了可腾飞，出神入化。

笔墨之难，难在客体描绘时，要有主观表达。难在主观表达时，要有客体描绘，所谓难度，即是难在于度。度者，笔墨总捩，运筹之间，险矣险矣！

听歌有无词的吟唱，仍然感人，此种感人，近乎笔墨之境界。

笔墨求新，情有可谅。盖喜新心态，比比皆是，但须知新乃旧之始，世间多少新新者，难免都成旧垃圾；唯新而且精者真者高者，始得不朽。故新，须在精致、真诚、高尚中做足工夫！

笔墨之中，讲究一笔之美，老子此道者多有此境界。白纸对青天，一笔下去，未有所臻，即已韵味无穷，尤如一撞古钟，一抚古琴，驻人心绪。此乃涵养之至，品性使然。

笔墨不具备唯一性。古来画梅多少家，家家品味不相同，难定天下第一！故笔墨又具备不可比性，笔墨大成者，各有高标，未可取代，何苦第一！泰山之雄，华山之险，黄山之奇，庐山之秀，哪堪言第一！

有人立言有，今情无须古典支撑，雄壮之气吓杀四方，问题在于，古而成典者，其笔墨总有覆盖力，今情虽今了，未必也有这覆盖力，故风物长宜放眼量，千万不要以今情傲古典，先前是也今情过的！

把笔当刷用，是近一二十年间画坛杰雄常耍花枪。此等笔当刷用，确有雄勃之风，顿生伟岸感觉，也免去锋颖驾御之烦，洋人也说，这可是我看懂了的中国画！殊不知，这中国毛笔，也未必是笔了！

旬日不沾笔墨，往往出手生涩，一经挥洒三五日，方有进入角色之自我感觉，此时偶有心想事成，笔墨进退有度之境界，常人谓之灵感。灵感来自日夕积累的溢涌。

有空读点书，无空更要读书。画内之书该读，画外之书更该读。热门之书快读，冷僻之书慢读。笔墨应有书卷气，实在是高低的门坎，读书应做笔记，记读书时之所想，不必抄书，抄书是学者衣钵，画家不必去抢饭碗。

笔墨有随意性，即这般可以那般也可以，可以这般也可以那般，品位十分明确，笔墨却随缘游移，此种佳境，尤如姜太公钓鱼，但谨记不可在人前，时时扮演姜太公，久而久之，是会连鱼亦不来的。



林墉 作品三十

138×70cm 纸本设色

2005年

有好友三五，十天八天一聚，所说未必尽同，所想更非一致，无结帮之张狂，有探讨之真诚，言之不必结论，说之未必经典，你知我想作么生，我知你在干什么，有点文彩，未敢做文人，多点随缘，敢识天下客，画是画了，总觉今是而昨非，归去来兮，方知原是寻常人，笔山砚田浇汗水，落花尽埋古大地！

笔墨能经时日洗刷，风霜雪雨而经久不凋者，在于别致者，世无二也，短视急利无骨软爬，本心未敢对日月者，未可与言别致。

以偏概全，笔墨之道，偏者，手法也，择一而精到，十分之力，用于专一，强烈精猛，沉重唯一，唯偏一之中，又能概括全十，概略括于其中，以概全而约定，以偏锋而细刻，是笔墨活矣！

大度有力，笔墨之审美定位。事可大小，情可深浅，唯笔墨皆应从大度有力处出之，大度者，砍去枝蔓，舍去分披，承大承重，大力运斤，该舍之，则泥沙俱下，该斩之，则支离尽去，宁可雷霆一瞬，未可烛照一宿！

笔下墨随，笔笔相生，一笔已出，律动即定，一笔不同，律动不同，笔墨千变万化而能统归于一，所谓协和舒畅，实则在于律动，律动是笔墨诸因素自身及彼此之间的互为呼应联系，是多彩的贯链。律动没有固定模式。律动如蛇行鸟飞，波动有致。律动如歌，连绵流淌。

笔墨是直觉的，不是思虑筹划的计算，是感性的领悟，一挥而就或者盈月经年，也仍须保持这种直觉，直觉几乎是独创性的胎结，没有直觉，就没有崭新的敏锐，就失去张力。

所谓临池变法，是指偶然性突发状态的良好发挥，此种状态，实在是积累的优势，是必然产生的偶然，而在偶然的改弦中，没有敏才急智，没有大将风度，即大慧大勇，难于成器！

笔墨与心思互为关照，是内心的形迹体现，心中内蕴的，时露笔下，心中追慕的，也时露笔端。多数情况下，逆向互补的特色愈为常见，如壮汉粗拳者，笔墨纤绵；细弱矮短者，笔墨刚强；能说会道着，笔墨崆峒；剑拔弩张者，笔墨苍白……盖人之内外表里，本即有逆向互补特色。

笔墨须去习气，绝行货。凡下笔，无感情注入，唯技巧表演，只习惯性重复，且无病呻吟，令艺术扫地者，习气使然，宜勿近之。

笔墨须有凝想，务求笔墨未行，情趣 盎然已起，此时此刻，闹中能静，散中能聚，倘无凝想之激荡，则未可动笔墨！欲想极致，始于凝想，凝想尤如太极起式，欲动先静，静极而动，真情至矣。

笔墨当有难度深度高度，始能立身传世。一蹴而成，一目了然，一看就会的，人当侧目而过，过之即忘。难度者，难人所不能；深度者，思人之未思；高度者，做人之未拓。

为笔墨者，切戒领袖欲。笔墨不为领导别人，只是自家苦旅行杖。愈有风采，愈加孤直。

说形说神说形神，形神本就一回事！神而无形，如何下笔，形而无神，哪堪下笔，有形方可下笔，笔笔总在传神，形定神出，神现形定，笔墨莫不自形始，哪有神现而无形！神者，灵动之形罢了；画者，形而已！

笔墨宁可出世，未必愤世。盖未入世，何来愤世？一经入世，愤从衷来，心火如焚，哪堪笔墨。其中有悟者则出世。须知人生多伤口，何必愤愤再洒盐！淡淡橄榄苦瓜味，胜似辣椒熬黄连。

笔墨一道，时时怀旧，旧人旧物旧风情，件件唤起旧情意，唯不可取者。不必复旧，怀旧是情，情亦可贵，今人怀古，须另有新意。复旧者，再煎一剂老中药，何苦！

笔墨者，思绵密，视入微，雅处着眼，大处着手，深处存真，虚处统摄。

笔墨着重大度大器，胸襟开阔，重槌大钟，高山雄鹰，长河落日，大漠横空，豪壮深阔，是为仰止！

笔墨者，方直为骨。画中多方直，则为扫萎弱。圆转不如方转，提顿之处即是方转，直者，积点成线，勿滑勿率。

匠工手作，瓷彩木雕，石刻纸扎，铸铜塑泥，时有令人叹绝笔墨出，俗人常有神仙手，不可小觑！能得淘沙滤金，精挑细选，当有意外收获，倘能食之成肉，则别有一格，与出入庙堂，行走文堆，俯仰权贵之流，迥异不同！

书法于画，以笔墨论之，当取其法度，舌其风貌为上乘，流行诸体，人家衣履，未可轻率穿戴，免得污人眼目。至于永字八法，可作笔墨绳尺，其中提按导送顿挫，俯仰承揖避攘拥抱蝉联，尤须观照凝注，乃笔墨神采依托所在。

为人贵有平常心，从艺笃信随缘去，笔墨当亦如是，刻意如是，知是非是，尤如佛祖拈花微笑，不可说不可说，个中滋味，日月同心。